



河西集

共八

^ 16
2322
8 止



和
2322
8-8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二目錄

世系
年譜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二目錄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三

世系

金氏系出新羅敬順王諱初有王子食邑于蔚州
後改蔚山遂為州姓焉

始祖

一世

二世

三世

德摯

環

季興

貺

鶴城府院

三重大匡

版圖判書

奉常大夫

君以下十

鶴城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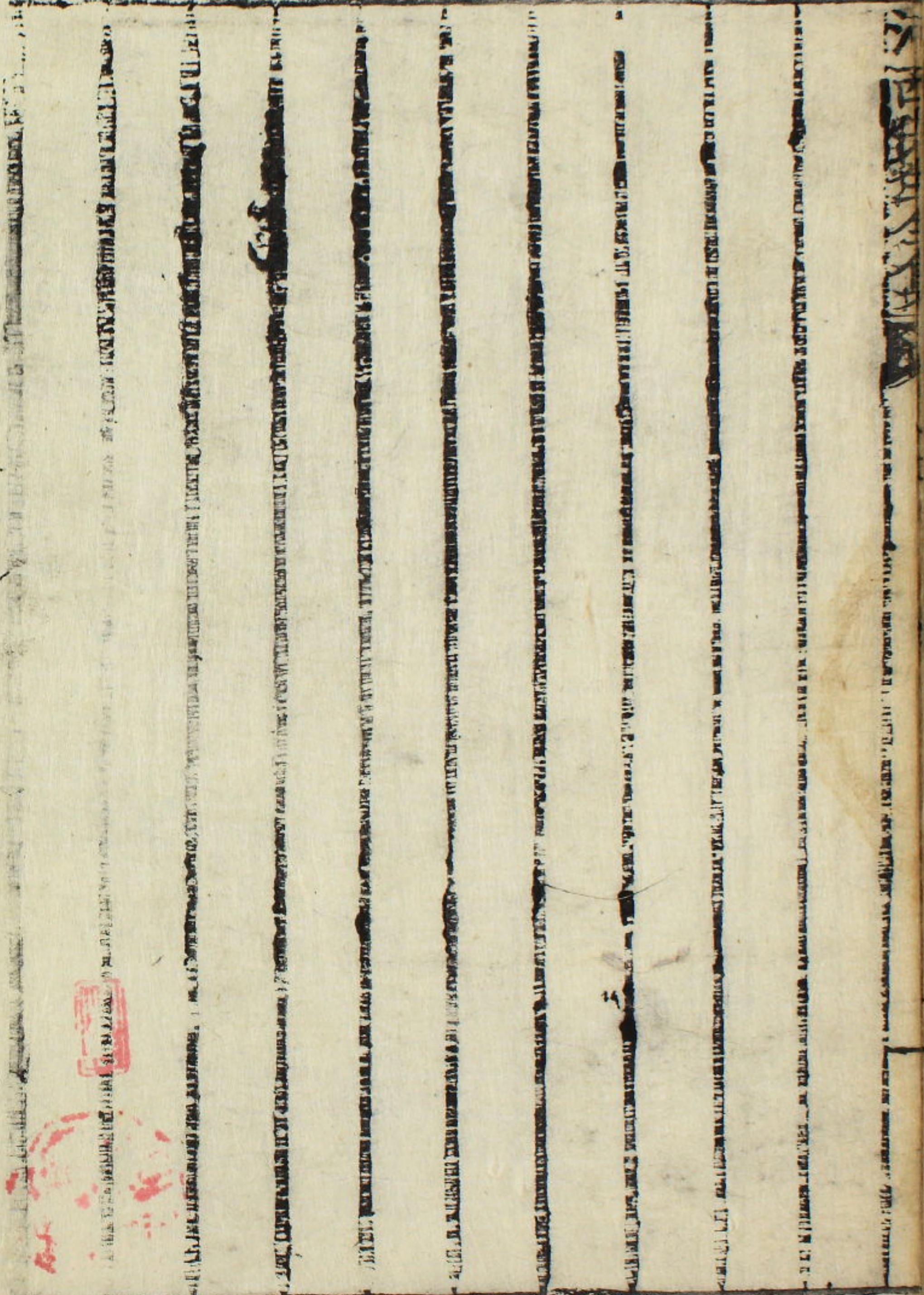
典工摠郎

二代譜牒

配慶州金

失傳

氏鷄林府



我	太祖	禍十四年	領軍入威	化島公爲	給料官料	量平軍情	洽狀乙亥	受功臣號	除密陽府	使居官數

載有慨狀	於時事退	歸田里不	復仕清白	嚴正一循	繩規名當	世後人稱	鶴川先生	建祠珍原	墓在楊州

河内先生全集

附錄卷三

世系

三

配驪興閣	氏嘉靖大	夫漢城府	尹亮女墓	在長城縣	北一百十	應亭里	八世	齡
							九世	麟厚
							十世	從龍
							十一世	仲聰
								字厚之即 配星州李 慶基殿參
								字仁老

義陵參奉	不仕成化	甲午生嘉	靖己酉十	月己酉卒	享年七十	六先生撰	墓誌宋新	平純撰墓	表配玉川	河西先生全集
河西先生	事實詳見	年譜生子	二從龍從	虎						附錄卷三
氏一齋先	生恆女生	子仲聰		從虎	字季義自	如察訪不	就配南原	晉氏壁女	生子南重	世系
奉配朴氏	死節於丁	酉倭亂旌	閻先后	南重	字汝兼宣	教郎光國	原從功臣	配幸州奇	氏高峰先	四

夏	贈司僕寺正繼子器	厚陵參奉	義瑞	續賢
夏	贈承政院	繼子續賢	繼子續賢	生子二敬
夏	左承旨生禹瑞	贈戶曹參	國賢	集敬立
禹瑞	子二義瑞	判生子四	國賢	生子二敬
	述賢昌賢	國賢續賢述賢	同知中樞	五敬時
			府事生子	三敬徹敬

亨社	贈戶曹佐	鳴夏	致瑞	宅賢	身敬躋
郎生子三	生子二致	瑞奎瑞	生子二宅	賢德賢泰	昌賢
鳴夏器夏	賢德賢泰	賢	賢庶子承德賢	緝敬熙	生子二敬
大夏	賢	賢	生子二敬	宰敬進	華敬大

泰賢

生子敬和

履賢

生子二敬

直敬源

克賢

繼子敬源

得賢

繼子敬身

履賢

奎瑞

生子三履

賢克賢得

賢

台瑞

大夏

生子二台

生子履賢

生子儀祖

瑞雲瑞

雲瑞

式賢

生子四式

繼子淳祖

賢直賢伯直賢

賢翼賢

生子安祖

伯賢

生子二淳

祖履祖

翼賢

生子三翰

祖瞻祖幸

祖 十九世

章煥

生子二堯

臣堯民

義煥

煥禮煥信煥

煥

十八世

直休

前郡守生

子章煥

休大休健大休

生子三義禮煥

煥

十七世

邦德

齊陵參奉

生子三直

休大休健大休

休庶子慎

休

十六世

承祖

生子三邦

德邦烈邦

吉

健休 宅煥

邦烈 生子二益 進士 徽 生子堯欽

休履休 陵參奉生

子宅煥

邦高 履休 俊煥

興祖 生子邦高 繼子履休 生子三俊 生子堯文

煥

煥

煥

煥

應祖 邦吉 願休 慶煥

附錄卷二 世系 十一

尚祖	永祖				胤祖		
生子邦海	生子邦海				生子二邦		繼子邦吉
邦或	邦海				邦詰		生子順休
迪休	生子式休				休日休		生子慶煥
詰煥	生子弼煥				邦臣		敬休
	式休				生子二德		生子暘煥
	弼煥				休道休		暘煥
					生子二德		
					德休		

河西先生全集	碩祖	禧	繼祖	崇祖				
附錄卷二	生子邦或	生子邦或	生子邦玉	生子邦玉				
一世系	邦佑		繼子日休	邦玉				
	至休		生子聖煥	日休				
			聖煥	侃休				
				煥				
				煥烈煥杰煥				
				煥烈煥杰煥				

生子邦佑	生子至休	室祖	邦贊	寬休
生子邦贊	生子一寬聲休	生子邦贊	休聲休	寬休
詰祖	邦燁	邦燁	鳳休	甲煥
生子三邦	生子鳳休	生子鳳休	生子甲煥	
燁邦毅邦	邦毅	邦毅	志休	
選	生子志休	生子志休	志休	
	邦選	邦選	麒休	
	生子麒休	生子麒休	麒休	

聖祖	邦集	彥休		
生子邦集	生子彥休	彥休		
庶子邦銓				
德祖	邦彥	晚休	晷煥	
繼子邦彥	生子二晚	生子三晷龍煥	晷煥	
	休時休	煥龍煥中煥	中煥	
		煥		
恪祖	邦良	時休		
生子二邦	生子三明	明休	吉煥	
	生子吉煥	吉煥		

河西先生全集

附錄卷三 世系

良邦寧	休啓休章章休				
	休	邦寧	胤休		
		生子胤休			
揚祖	邦老	啓休			
	繼子啓休				
達祖	邦弼	泰休			
	生子四泰	生子鍾煥			
生子邦弼	休命休樂命休	鼎煥			
	休甲休	生子鼎煥			

憲祖	邦衡	樂休			
	繼子甲休	生子奎煥			
	甲休	再煥			
生子邦衡	煥直煥				
希祖	邦鏞	達休			
	生子三達基休				
彦邦鏞邦	休基休致致休				
隣	休				
	邦隣	國休			

生子五國世休	休世休沃沃休	休貞休懿貞休	休	邦赫	烈祖
生子三在正休	在休	懿休	邦赫	生子四邦	
休玉休正	休	休	邦礪	赫邦礪邦	
玉休	邦礪	休	邦礪	祿邦佐	
生子永煥	繼子玉休	生子永煥	繼子玉休		
永煥					

生子二吉軼休	吉休	休允休	器休	庶子惠休	
生子二器允休	器休	休允休	器休	邦佐	源祖
休軼休	休	休允休	器休	邦仁	生子三邦
邦和	成休	休軼休	器休	邦仁	仁邦和邦
生子成休	成休	休軼休	器休	邦和	應
邦應	邦應	應	應	邦應	

基祖	生子邦楫	邦楫	百休	膺煥
	生子百休	煥文煥達煥	煥	
喜祖	邦祿	光休		
繼子邦祿	生子光休	煥		
命祖	邦協	玟休		
生子邦協	生子玟休			
元祖	邦燮	振休		
生子二邦	生子三振洛休	喬煥		

燮邦翊	休洛休重	生子二喬載煥
	休	煥載煥
復祖	邦翊	重休
繼子邦翊	生子二觀	觀休
	休寅休	奎煥
	煥箕煥	
敬祖	邦稷	寅休
生子二邦	錫休	必煥
繼子岳庶邦岳	繼子錫休	
稷邦岳庶邦岳	生子必煥	

河百三三全集 附錄卷三 世系

子二邦牧

生子錫林

邦駟

昌祖

邦益

文休

夢煥

生子邦益

生子二文

生年夢煥

休武休 武休

繼祖

邦耆

生子邦耆

學祖

邦玉

生子二邦 邦一

玉邦一

樂祖

邦敬

七休

生子邦敬

生子二七 箕休

休箕休

榮祖

邦澤

生子二邦

邦興

述祖

邦運

生子邦運

翊祖

邦憲

元休

生子邦憲

生子元休

若祖	生子二邦	說邦鎮	弼祖	生子二邦	聲邦尹	敏祖	繼子邦聲
邦說	繼子得休	邦鎮	邦尹	生子四仁	休義休禮義休	邦聲	繼子禮休
得休	生子樂煥	生子得休	仁休	生子國煥	智休	禮休	
樂煥			國煥				

輝祖	生子邦行	奉祖	死后	壽祖	前持平繼	子邦胃	式祖	生子邦奎	顧祖	邦忠
邦行	生子尚休			邦胃			邦奎			
尚休										

河西北先生全集

附錄卷三 世系

生子三邦邦著

胄邦忠邦

耆

晦祖

邦義

生子邦義

文祖

邦甲

生子邦甲

敬集

志儉

昌休

生子二志

生子二昌英休

儉志欽

休英休

志欽

熙休

生子三熙緝休

休緝休領領休

休

敬立

志教

生子四志

志翼

教志翼志

志安

敬五

志岳

安志岳

志岳

生子志鳴

志鳴

敬時	志仁	誕休
生子三志	生子誕休	
仁志淵志	志淵	
章	志章	
敬徹	志浩	
生子志浩		
庶子志踐		
敬躋		
敬華	志運	
生子二志	志雄	

運志雄		
敬大	志永	
生子二志	志	
永志		
敬緝	文在	安休
進士生子	進士生子	生子百煥
文在	二安休宜	宜休
	休	
敬熙	文燦	定休
生子三文	生子三定	宗煥
	生子二宗	履煥

可百先生全集

附錄卷三 世系

二十一

燦文赫文	休寬休東	煥履煥
五	休	寬休
	東休	繼休
	文赫	生子繼休
	文五	宗休
	生子宗休	
敬宰	文禹	
繼子文禹		
敬進	文舜	

生子二文		
舜文禹		
敬和	文八	
生子二文	文詰	
八文詰		
敬直	之述	宅休
生子之述	生子二宅	生子冑煥
	休聲休庶聲休	
	子乃休	
敬源	之徽	近休

河伯先生全集 附錄卷三 世系 二十一

生子二之 生子近休

微之聲

敬身 之聲

繼子之聲

儀祖 志文 招休

生子二志 生子招休

文志錫 志錫

出繼于族

叔父商楫

淳祖 邦熙

生子三邦 邦豐

熙邦豐邦 邦勉

勉

安祖 邦輝

生子邦輝

履祖 邦默

進士生子 邦樂

二邦默邦

樂

翰祖 邦範

生子邦範

瞻祖

幸祖

二十世

二十一世

二十二世

二十三世

堯臣

堯民

堯欽

堯文

年譜

大明武宗皇帝正德五年國朝中宗五年庚午秋七月

壬寅申十九日先生生于長城縣大麥洞里第

先生始生形容端正氣宇宏厚考參奉公竒愛之

六年辛未先生二歲

或有疾病父母哺之藥則雖苦必吞

七年壬申先生三歲

背負於僮僕而行意所不欲往則必怒而呱焉及

返必指示來路不由邪徑

八年癸酉先生四歲

行必正步雖在急遽中必納履乃出且能識字解
文而人不能知其然也

九年甲戌先生五歲

始受學

參奉公口授以周興嗣千字文先生瞠視不答公
恚曰生子如此必是啞也門戶不振矣俄見先生
以唾津指畫窗壁間皆千字文中字也公始竒之
自是於所受書手不釋目不離或竟日忘食未嘗
舉聲而讀又嘗與人聯句有宇宙洪荒大人居之
句○嘗手持生蔥自外皮次第劈破至其心而後

已參奉公以為雜戲而呵之對曰欲觀其所以生
生之理

十年乙亥先生六歲

春有客呼先生賦詩以天字為題先生請韻即應
聲對曰形圓至大又窮玄浩浩空空繞地邊覆幬
中間容萬物杞人何為恐頽連人皆驚為異

十一年丙子先生七歲

參奉公裒輯格言至論以授先生先生已知愛好
勉慕不肯放過蓋其導迪於發軔之初者如此云

十二年丁丑先生八歲

與趙觀察元紀聯句

時趙公觀察湖南見先生而異之因與占聯趙公呼句曰信宿完山飽梨園之風景先生應聲曰滯畱豐沛饜梅亭之月光趙公又曰兒郎詩筆杜白王右軍先生應聲曰先生處事召吉延壽羣又有五百年之期已過天必待聖人之興數千載之河方清地應生命世之傑之句又製詩賦長篇句句驚人趙公欲試其器量令官妓抱往教坊管絃轟奏服飾炫煌先生視之淡然略不動容又列書錢穀筆墨以示之曰從汝所欲先生即援筆書曰庸

其假手於人俾居泮中出七題以試之先生皆立就呈券詞致俱到容齋大加驚異其中塩賦盈虛賦並見文集

八年己丑先生二歲

九年庚寅先生一歲

十年辛卯先生二歲

中成均司馬試

十一年壬辰先生二歲

遭祖考訓導公喪

十二年癸巳先生二歲

遊泮宮與退溪李先生講學

時經己卯士禍士氣沮喪諱言道學而先生一見退溪濼相契合源源講劇甚有麗澤之益未幾退溪還鄉先生以詩贈別有夫子嶺之秀李杜文章王趙筆之句

十三年甲午先生二十五歲

十四年乙未先生二十六歲

自京南歸

十五年丙申先生二十七歲

夏遊泮宮

聞新齋崔公之訃

先生與崔公情契篤厚為之加麻值其忌日必致齋

十六年丁酉先生二十八歲

子從虎生

十七年戊戌先生二十九歲

夏四月為文祭崔新齋

祭文見文集

十八年己亥先生三十歲

十九年庚子先生三十一歲

河西先生全集 附錄卷三 年譜

冬十月中別試文科丙科第四名分隸權知承文院
副正字

二十年辛丑先生三十二歲

夏四月 賜暇湖堂

先生與同選十二人修禊名之曰湖堂修禊錄

冬十月拜弘文館正字

二十一年壬寅先生三十三歲

秋七月陞拜弘文館著作

二十二年癸卯先生三十四歲

春聞慕齋金先生之訃

先生與慕齋契誼深厚為之加麻忌日亦致齋有
挽詞見文集

夏四月陞拜弘文館博士兼 世子侍講院說書

祇受 春宮賜送親寫墨竹圖

時 仁廟毓德 春宮 中廟專委輔導之任於

先生 仁廟深知先生學問道德之懿誠心敬禮

召對頻仍先生亦以為 潛龍之德度越千古異

日唐虞之治庶幾可期至誠導迪契遇日隆其在

直廬 春宮或賜躬臨從容問難良久而罷 春

宮素多藝未嘗表見於人獨於先生 賜手寫墨

竹一本以示意仍 命先生題詩於畫軸先生題
云根枝節葉盡精微石友精神在範圍始覺 聖
神侔造化一團天地不能違其後又 賜朱子大
全一帙

六月陸拜弘文館副修撰上劄言事因極論己卯諸
臣之寃

時 東宮有失火之變先生慨然上劄陳修省之
道略曰自古善治之主莫不以親賢才正士習爲
本蓋必親賢才可以專輔翼而攝教化必正士習
可以明彝倫而厚風俗且如向來己卯之禍朝野

士林無不愍其寃枉然而至今不能開陳本心顯
白非辜上以釋 殿下一念之疑下以灑諸臣九
原之憤而一有端言正色之人則論者又輒斥以
小學之徒士習不正職此之由願 殿下聽斷之
餘虛心靜慮反躬而察之隨事以驗之研幾於講
學而致曲於操存深惟致災之原痛自刻責惟日
惕厲要使本源澄清表裏皆實無一毫私意以雜
之則邪正不難卜是非有所定可以起已渝之士
習振已解之紀綱教化之陵夷風俗之頹敗有不
足虞矣云云時去己卯二十餘年朝野猶忌諱畏

縮不敢言當時事先生獨慨然陳此劄辭極剴切
中廟雖未即 賜允俞蓋自此深知諸臣之寬頗
示悔悟云

秋八月乞暇歸覲

先生少有經世志釋褐之時金安老斥退而金文
敬李文元諸賢稍稍彙征似有陽復之漸然戚里
相軋時事顧有可憂者先生獨常澹念而明知之
遂以親年益高懇乞歸養而去退溪李先生以詩
送之

冬十二月 除玉果縣監仍帶春秋兼銜

先生以二親篤老乞養遂有是 命

二十三年甲辰 先生三十五歲

冬十一月間 中宗大王昇遐

二十四年 仁宗大元年 乙巳 先生三十六歲

夏四月以製述官赴 召旋還任所

詔使張承憲來吊 國恤朝廷啓以先生爲製述
官遂赴 召時 仁廟新即位中外想望太平咸
欲畱先生輔導經幄而先生已不無神於知幾者
矣不欲仍畱間值 仁廟不安節先生請同參議
藥藥院以非其職拒之至是以親病固請還任

秋七月聞 仁宗大王昇遐遂謝病歸家
先生聞 昇遐之報失聲號擗如不欲生殆發心
疾隕絕乃甦遂謝病歸家屏棄人事不復為仕進
之計

二十五年

明宗大

丙午

先生三十七歲

夏六月著孝經刊誤跋

先生王果時柳眉巖希春自京還鄉道經本邑賈
示朱文公孝經刊誤一帙先生欣然親自摸寫至
是跋其端而廣其義以授來學者○跋文見文集
○先生自歸家以後專心講學學徒聞風而至者

諄諄施教必使先讀小學次讀大學一從朱文公
成法其教二子亦以小學至於十年之久而不易
他書

秋七月入山哭

仁廟初暮

先生自乙巳以後每於夏秋交節廢書止客悒悒
不樂未嘗步出門外至七月初一日 孝陵諱辰
持酒入家南卯山中一飲一哭號慟竟夕而返終
身如是未嘗或廢又嘗作有所思詩曰君年方向
立我年欲三紀新歡未渠央一別如絃矢我心不
可轉世事東流水盛年失借老目昏衰髮齒泯泯

幾春秋至今猶未死柏舟在中河南山薇作止却
羨周王妃生離歌卷耳其悽惋激烈之情發於詞
句之間者如此云

二十六年丁未

先生三十八歲

春拜成均館典籍不就

秋拜工曹正郎不就

作詩揭示門人

詩曰天地中間有一人仲尼元氣紫陽真潛心勿
向他歧感慰此摧頽一病身先生蓋以書契以來
羣聖立極而及其衰也無孔子則羣聖之道不傳

孔子以後羣賢繼統而及其晦也無朱子則孔子
之道不明此孔朱二夫子之事業功烈所以巍炳
乎天地之間而羣聖羣賢無得以尚之故發諸詞
詩以啓後學先生識趣範圍此詩可見其槩云
作詩贈李至男

至男來學十年嘗欲學楚辭先生讀未竟忽悲憤
不自勝贈詩曰蘭倚玉粟稱家庭竹外窳簷講楚
經馳騁不須風雅末周詩三百儘和平蓋先生自
乙巳以後平居鬱悒如窮人無歸其發於吟諷之
間者多類此云

二十七年戊申先生二十九歲

寓居淳昌鮎巖村

鮎巖之上創立草堂扁以訓蒙日與諸生講學遊息悠然有出塵之想焉○嘗夜諸生趙希文梁子激折取梅枝侍飲先生子激曰先生於一草一木無不窮格而吟咏之無乃玩物耶希文曰爾非知先生者即口占曰玩物非天性銜盃只寄懷先生曰趙郎知我乎因續聯曰梅花燈下飲如醉又如俳先生寓情於詩酒非真玩物其微意可見云

二十八年己酉先生四十歲

春二月著大學講義跋

先生嘗於朱子大全中得大學講義以為辭義明白條理通暢進講經筵可以感發人主之意遂表而出之著跋文其下○跋文見文集

夏拜成均館典籍不就

秋拜成均館典籍不就

冬十月丁參奉公憂

先生哀毀切至羸憊難保而終事必皆躬親務盡情禮十二月葬于家西願堂洞

二十九年庚戌先生四十一歲

河西先生全集

附錄卷三

年譜

三十四

先生嘗於墓舍所居之室以湛齋扁額仍以自號
未詳年條故姑附于此

三十年辛亥先生四十二歲

丁趙夫人憂

哀戚情文一如前喪九月祔葬于參奉公墓左

三十一年壬子先生四十三歲

三十二年癸丑先生四十四歲

秋九月拜弘文館校理應召登途上箋辭病而歸
上箋後上教曰箋辭至為懇切狀誰無宿疾事
君大義亦不可恕調理上來先生又極陳疾病艱

苦之狀終不膺命○箋文見文集

三十三年甲寅先生四十五歲

秋九月拜成均館直講上箋力辭

上有旨繼錄申以辭病不來予甚缺然之意○箋
文逸

冬十月承題給食物之命上箋辭之

時上特命本道題給食物先生上箋辭之又承

安心調理從徐拜命之旨○箋文見文集

三十四年乙卯先生四十六歲

三十五年丙辰先生四十七歲

次徐花潭敬德讀周易詩

時花潭以心學爲一時所宗嘗有讀周易詩曰坎
離藏用有形先到得流行道始傳羲畫略摸真底
象周經且說影中天研從物上方知化搜自源頭
始破玄書不盡言言外意仲尼非獨絕韋編先生
見其詩曰聖人之言卽天地之道也不可謂之影
遂次其韻曰渾狀全體有生先大化流行物共傳
羲畫推移明變化周經剖析驗人天工夫盡處方
知妙體認深時愛覺玄立象繫辭言意盡憶曾將
聖絕韋編又有一詩曰次第工夫有後先孔門曾

說孰先傳真知不外常行地下學無非上達天未
信聖人言的的翻愁學者惑玄玄本源徑造精微
處未獎其如廢簡編蓋花潭之啓導學者有不屑
下學頓悟捷徑之慮故先生深憂之乃步其韻以
訂之

三十六年丁巳

先生四十八歲

著周易觀象篇西銘事天圖

先生於太極圖說西銘等書積累玩索讀至千遍
至是著篇建圖又書示學者曰濂溪之圖說道理
精微文簡意是張子之銘規模廣濶不泛不漏若

天資大段高明則先從太極上用工不狀則且理會西銘以及乎太極太極德性之本領西銘學問之綱紀要之終不可偏廢云云圖與說見逸不傳于世

三十七年戊午

先生四十九歲

冬與竒高峰大升講論太極圖說

時高峰歷訪李一齋恒講論太極圖說一齋以太極陰陽為一物高峰非之終日下難不能歸一至是高峰來拜先生以卜難得失奉質先生以高峰為得竟日講論而罷

三十八年己未

先生五十一歲

與李一齋書論太極陰陽一物之非

一齋抵書高峰極論太極陰陽一物之意送於先生要傳於高峰先生見其書仍與一齋小柬其略曰遺竒君之柬不敢議為蓋理氣混合盈天地之間者無不自其中出而無不各具不可謂太極之離乎陰陽也狀道器之分不能無界限則太極陰陽恐不可謂一物也朱子曰太極之乘陰陽如人之乘馬則決不可以人為馬也云云

冬與竒高峰講論四端七情之說

時高峰退處于鄉每詣先生討論義理而深疑退溪四端七情理氣互發之說來質于先生先生為之剖析論辨極其通透精密高峯所得於先生者如此故及先生歿後高峯與退溪講論四七互發之非多述先生之意以下之殆數萬言世所傳退高四七往復書是也

論羅整庵人心道心說

羅整庵名欽順其所著困知記曰道心性也人心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曰微至變之用不可測故曰危盧蘇齋守慎力主其說以為道心寂狀不

動人心感而遂通云云先生深非之曰聖人所謂人心道心蓋皆指動處而言云云先生歿後退溪高峰皆宗先生之說力攻盧說而先生全論逸而不傳

三十九年庚申先生五十一歲

春正月庚午十六日易簣于正寢

前三日戊辰先生氣不平進藥物謂家人曰來日上元敬備牲酒令子女行奠于祠堂己巳先生扶病夙興整冠危坐以候祭祀之頃因命吾死後勿書乙巳以後官爵翌日庚午疾革正席翛然而歿

○先生童時朴訥齋祥嘗見之謂人曰自古奇童無令終者惟此人當令終也其言果驗云

三月癸酉葬于長城縣大麥洞願堂山子坐午向原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三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四目錄

年譜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四

年譜

四十三年甲子

玉果章甫建詠歸亭祠

諸生不忘遺愛初建是祠

穆宗皇帝隆慶四年宣祖大庚午

淳昌章甫建華山祠

華山先生杖屨之所也

神宗皇帝萬曆十八年庚寅

建書院于長城之岐山

門人卞成溫等勅建

毅宗皇帝崇禎甲申後十五年孝宗大王九年戊戌

全羅道儒生上疏請書院賜額蒙 允

十九年顯宗大王三年壬寅

宣額筆巖書院遣官 賜祭

二十五年戊申

春特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

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五

衛都摠府都摠管 世子左賓客

從臣李端夏陳疏請加褒 贈遂有是 命

二十六年己酉

秋 贈諡文靖

道德博聞曰文寬樂令終曰靖

二十九年壬子

神道碑銘成

尤庵宋文正公時烈撰

三十一年肅宗大王元年乙卯

墓表成

文谷金文忠公壽恒撰

一百二十八年英宗大王四十七年辛卯

全羅道儒生梁學淵等疏請從享先生于文廟未徹
一百三十四年正宗大元年丁酉

墓誌銘成

本庵金鍾厚撰

一百四十三年丙午

春三月 上遣官 賜祭

時 上展拜 禧陵 孝陵 下教曰故儒臣金

麟厚契遇可謂曠絕千古 本陵展謁後豈可無

示意之舉令該曹卜日致祭

秋八月八道儒生朴盈源等疏請從享文廟未蒙

允

疏曰伏以臣等竊念吾道在東人文丕興上下數
百載之間真儒輩出以闡繼開之業以贊昭明之
治其功大則報之也崇其德盛則尊之也至膾食
兩廡前後相望斯文由是而益光治道由是而益
彰第惟禮典既重難並行於一時顯晦有數亦或
待於來後有若先正臣文靖公金麟厚以一代儒
宗百世師表尚闕躋享之儀久而愈鬱此誠 聖
朝之欠事臣等具以謏見末學其於大賢闡域顧
何能蠡測斑窺而若乃得於前人之論撰者有之

請舉其稷粢兩仰陳焉麟厚以清明溫粹之資稟
有超邁灑落之氣像自在幼少言語簡寡步履整
正不經心於外物已默觀於生理咏天體之句狀
明德之作皆在就傅以前而能自見得大意入或
謂近於顏子之明睿此則天賦之絕異也早歲志
學晚益進修以小學大學爲始終條理終身服習
如誦己言又致力於語孟詩易以至圖說之義理
精深西銘之規模廣大亦嘗玩索不已曰學者不
可偏廢也知己及之而心若不足擇己精矣而思
之益勤此則學問之純篤也以言乎造詣則敬以

持守義以裁度體之心而反之身德日進而業日
廣表裏無間動靜如一卓乎其大中至正之規矣
我朝諸儒率皆專心於明理之學雖於精微處尚
或有未盡闡發者而麟厚默契道妙洞見大原有
以太極陰陽爲一物人心道心爲體用者則一言
剖破明白的確文憲公臣竒大升嘗於四端七情
之辨多所質疑得其印證後文純公臣李滉往復
論難殆數萬言而要皆本之於就正之旨者也李
滉亦嘗見其道學文字深敬識解之精密平日立
論大致不惑於新奇不亂於繳繚平正易知顛撲

不破而亦不自以為知一皆折衷於朱子蓋自陽
明之徒起而江西一派復浸淫乎中國以是偏邦
之士雖學朱子之道而鮮能知之其如日中天麟
厚惟尊信之謂當直接孔孟之統嘗有詩云天地
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真卽此而識趣之度
越可見而其羽翼斯道之功爲如何哉又明於節
文儀則修正家禮之闕文疑義而考據無不精當
文元公臣金長生多取其書以證禮書焉以言乎
其出處則自 仁廟毓德 春宮之日侍講院久
息遇甚隆直廬之躬臨問難墨竹之手寫宣賜可

知同德相與之盛文正公臣趙光祖諸賢之寃人
莫敢言而麟厚在館職獨上劄開陳辭意剴切
中廟頗示悔悟 仁廟初載首下伸雪之命人以
爲當日一言蓋發其機焉方朝廷倚重而乞養出
外已固斂退之意及 仁廟昇遐而杜門謝事獨
切悲慕之情焉嗚呼五百聖作名儒應時而不幸
生民無祿未得終致明良康哉之休此則遺恨千
古而狀士大夫進退辭受實有關於風俗盛衰者
而麟厚能燭微見機沉晦迹以歿其身顧其明
知達識清風大節未可以一行稱述而淺造厚積

河西先生集
之發實根於道學之正矣至若治家則正倫理而篤恩義教人則該知行而一內外爲詩亦粹狀無雜一出於正皆所以理性情而涵道德真仁義者之言也見其威儀也儼狀而可敬接其辭氣也溫乎其可樂襟懷坦蕩而有壁立鳳翔之操心地嚴密而兼浴沂庭草之趣殆庶乎中和之不倚不流焉是以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少事文敬公臣金安國安國呼以少友迨見其晚節每稱三代人物文成公臣李珥亦稱其出處之正海東無與倫比至以清水芙蓉光風霽月爲喻文正公臣宋時

烈尤加景慕於所撰大碑文字有曰國朝人物道學節義文章忒有品差兼有而不偏者無幾矣天佑我東鍾出河西金先生則殆庶幾焉河西卽麟厚之號也末又舉道學博聞之文以示斯名之稱情千載之下孰得以改評哉噫世無古今人無賢愚而莫不仰之如山斗凡於杖屨之所及亦皆俎豆而尸祝之粵在顯廟朝特命宣額於筆巖尚賢之舉非不盛矣而若乃儒林宗仰之心則猶有歉於崇報之未盡也今臣等所陳蓋述先賢之定論而非出後生之私見是當俟百世而不惑從祀

之典舍斯其誰而只緣年代稍遠自致因循近世
以來章甫之封章擬請亦既屢遭而輒值事會一
未登徹向臣所謂顯晦有數者於此亦可見矣恭
惟我 殿下嗣服之後政令施措動合天則而尤
於崇儒重道益致 聖意凡係 列朝未遑之事
多有修舉則一世公議之積屈而得伸顧不在於
今時也耶伏願 聖明恢詢蕘之盛軫崇德之報
特 命有司亟舉先正臣金麟厚躋配文廟之禮
以盡昭代之美規以副多士之顒望則斯文幸甚
世道幸甚 批曰文靖之造詣予嘗所尊慕朕從

享大典禮也幾百年未遑之舉今豈可輕議乎爾
等退修學業

一百五十三年丙辰

夏方外儒生金懋淳等疏請從享文廟

自辛卯梁學淵等疏後公議愈鬱八道京外章甫
相繼陳疏請從享者至於六七而未蒙 允是年
夏八道儒生李明彩等疏請趙文烈憲金文敬集
從祀文廟 批旨中有曰粵若先正文靖金麟厚
洞見義理之大原獨得其宗其危忠嫺節之往往
發之風騷不足以爲多古人論國朝人物道學節

義文章忒有品差兼有而不偏先生庶幾云者予亦云狀今爾等章甫之疏凡三徹而不以文靖弁焉何異於有子之似聖人而不與十哲同享爾等退與林樊隱德之士講而明之至是金懋淳等又疏請從享先生 批曰先正文靖之直尋正脉倡始羣賢雖以文純之真積踐履亦未免就質而決疑文純所謂道學無倫比云者誠格言爾等之請從祀聖廡之事夫孰曰不可而不書謹悉今始得以呈徹不知者必以爾等爲辨此於日前疏批之後太學未安本事至重爾等退修學業

秋七月八道儒生蔡弘臣等疏請從享先生及趙文烈金文敬于文廟

批曰從享文廟如金文靖之道學文章節義器局而不與焉則於斯文何於公議何至於趙文烈非不偉狀有難遽議又若金文敬並侑之無稽前批說之備盡爾等退修學業

八月京外儒生李奎南等疏請從享先生及趙文烈于文廟

疏曰伏以古之聖王所以範圍天地之大陶鎔世道之化者不過曰得賢共理而已得賢之道非他

也使賢者生而尊信之沒而崇報之已矣賢者之
實試撮其大而論之不惟曰道德文章也節義事
功也夫所謂崇報之典豈在從祀聖廟而至矣竊
稽聖廡從祀之一百有九賢者生爲明主之所尊
信沒爲聖世之所崇報功在生民澤流後世而有
是道傳是學輝映焜耀動盪雄偉與一百有九賢
者匹美齊光旣被尊信之禮於明主未盡崇報
之恩於聖世者有其人臣等向所請從祀之文
靖公臣金麟厚文烈公臣趙憲文敬公臣金集三
先正特其最著者耳公議之發蓋將前後百年臣

等不揆僭率猥煩仰請者非臣等後生蒙學所躬
道卽先輩長碩已定之論也議久愈鬱事若待今
恭惟我 殿下經天緯地之姿內聖外王之學洞
見道體之要深究性理之源以勛華之聖臨君師
之位工由緝熙運啓文明其於三先正高明純正
篤實的確天秩民彝燦然該備之造詣濶淺必有
默契獨悟者臣等於請 籲之初竊自相慶曰從
祀重典在昔難慎狀以我 殿下好賢尚德之誠
不待臣等之畢說卽施賊禮於一百九賢道德文
章節義事功之列矣一疏再疏至上四五疏 天

聽邈狀尚靳許可臣等抑鬱之極繼以慚忸誠以
大同之公論未伸藐末之忱誠未格耳噫以三先
正識天紀人之工地負海涵之文其義則炳日星
而貫金石其功則溯伊洛而啓關鍵一誠終始萬
理包括真可謂極高明而盡廣大也嗚呼達道有
五君親爲大山中七月之哭家間五止之詠尚令
志士仁人悽惋忼慨有不盡底悲慕矣至若金集
尤有大焉以文成爲師文元爲父以二宋文正爲
弟淵源繼開歷數千古罕與其倫則膾炙夫子之
廟便是青氈之業夫孰曰不可而父子並侑於典

無稽者其在重事體慎禮節之道向教 聖批又
有儒賢之往復夫立法制禮莫如周公孔子而自
周漢迄宋明式至今休四千餘年父子皆賢亦豈
無人而一未有行之者此誠至難慎而極審重處
也且以父子並侑爲鄭重之端則於士林雖不無
欽嗟欠缺之心而於文敬益有光焉此不必輕重
於享與不享之間矣伏願 殿下博詢於在朝之
搢紳在野之儒賢俾莫重典禮務歸至當而文靖
文烈兩先生從祀之請亟 允輿望斯文幸甚
批曰爾等以文敬父子並侑之爲鄭重益有光於

文敬云而又引儒賢之往復書札以證之士林之
公論可見不謀而沕朕予亦無一辭矣文靖文烈
從祀之請豈欲軒輊於兩賢而入我朝以後首闡
性理始見大原天地中間只知有仲尼紫陽二人
卽文靖一人而已雖使五賢以下從祀諸儒在今
世皆必讓與於文靖欲舉追配之典斷當單舉文
靖朕後有功於斯文嘉惠於後學宏功大惠隱而
未章者庶能酬其萬一惟予寤寐俛焉一念孳孳
在於修道之爲教一句豈可以否德或忽於當仁
不讓師之義乎大抵師之所在道之所在存爾等若

以予言爲不離於道更訪草野韞德之士將此批
旨與之細叩潛繹以求其單舉文靖莫涉於不僭
不汰之方也

九月館學儒生沈來永等疏請從享先生于文廟
疏曰伏以惟皇降衷命之以性惟皇立極率以修
之朕而道之在天下惟天之常運乎上而惟其托
於人者有消息故其行於世者不能無明晦此謂
在下之賢者而言也若夫 聖人御世萬物咸覩
磨礱陶鑄於風鼓雨潤之中則上天之載雖無聲
臭之可尋日用飲食莫非斯道之流行矣是故雖

以夫子之聖亦惟曰祖述堯舜而已矣憲章文武而已矣今臣等之仰戴我 殿下仰信我 殿下者卽堯舜文武之道而君師之責以 殿下撫謙之德亦有所不可辭也臣等伏讀八月八日所下京外儒生疏 批聚首激仰竊自幸其生晚唐虞三代之後而復見唐虞三代之盛也嗚呼先正臣金麟厚造詣淺淡臣等前疏之論猶是糟粕之萬一而我 殿下批旨中二百五十有餘言字字真切句句精微先正諸儒之所未及發揮而 殿下發揮之公私典籍之所未及闡明而 殿下闡明

之其曰首闡性理始見大原卽道器危微之說也其曰天地中間知有二人卽識趨氣像之真也其曰有功斯文嘉惠後學卽内外交修之旨理欲差毫之辨也抑臣等尤有感發興起不能已者其曰宏功大惠隱而未章者惟 殿下自得之惟 殿下心會之聽此 批而無興起之心者不幾秉彝之泯乎 批下之後奉朝賀臣金鍾秀貽書右議政臣尹著東又有大司成臣尹得孚抵祭酒臣宋煥箕書一則以篤信 聖人之心欲闡斯文一統之義一則以不息不明之憂擬杜洪水猛獸之禍

誠亦至矣情亦苦矣洪惟我 殿下粵自冲齡受
孝經之日于今四十餘年不觀非聖之書克篤居
敬之工取諸左右而逢其源沛若江河而莫之禦
公私義利之分因忽絲毫王霸污隆之機必審誠
偽蘊之爲涵養本源之妙發之爲彌綸天地之大
盛德神功非有管蠡之所窺測而試以霜雪雨露
之教驗之政令施措之間則明天理正人心卽
殿下副當宏綱大目而起曠感於文靖牖羣蒙
於明首者有以仰 聖學中一事也兩大臣之問
答一儒賢之往復一辭欽頌八方拭目凡今冠儒

服儒之列孰不拱手跛足以俟縉儀之成而么麼
恠鬼輩內畜傾邪之志外倡迎合之說容易鼓吻
欲眩人聽嚙噫此何爲也十數年來人心世道之
陷溺淆亂前後司直之章登於公車今此泮長之
書及於林樊辭而闢之之功淡有望於儒賢一言
之重而一種淫邪之論若不洞陳於 明主之下
則 殿下亦何以盡燭其情狀也蓋其宵小奸險
之類只知讒諂面諛之習以窺覘爲伎倆視善流
如仇敵晝營夜度惟在欺蔽之術背陽面陰潛肆
怨懟之言打成一片謂莫誰何及夫照魔之天鑑

高揭譬如矢藪之魑魅靡托頭出頭沒計極無聊
遂以斯文之大議謂之 上意之迎合小人背正
之論從古何限而以將順爲迎合臣等寡陋實未
之前聞也唐虞三代師道在上禮樂征謨自天子
出履羶都兪皆可歸之迎合而必二三其說反馳
義理狀後爲合於直道也其亦無倫之甚還不足
多下也嗚呼先之以小學次之以大學以太極爲
德性之本領以西銘爲問學之綱紀先正之教人
也以天地生民爲心而吾道興衰爲任先正之自
處也一內外顯微而本之於誠貫動靜知行而主

之以敬先正之自修也至其清風大節聳動震輝
使之頑廉而懦立先正之出處也而所謂百世之
師云者卽先賢已定之論也嗚呼以先正道德之
大出處之正斯文之功後學之惠何報不宜何典
不可而寥寥百餘年先正始一闡之今遇我 殿
下益闡其所未聞使其軒天地動日月之道德光
輝一朝呈露大東衣冠皆知淵源之所自來而儻
非高出百王之 聖學又豈有單舉表章之明諭
也此奉朝賀所以披腔血明 聖志所引當今士
林領袖非 主上何之說真格言師道在下斯文

之不幸君事於吾 君師事於吾 君樂孰大焉
而甘心背馳顯欲角勝縱其惡於擠陷獨不念背
於君師者之禽獸之歸乎臣等識淺辭拙固知言
之未必多不言之不爲少而向臣等所謂道之托
於人者灼知其在於 殿下而斯道之明晦此其
關鍵也恐盛禮之或稽痛邪說之肆行茲敢齋沐
而陳之伏願 殿下亟降明旨特舉先正臣金麟
厚文廟從享之典以衛正學以折姦萌世道幸甚
斯文幸甚 批曰京外冠章甫衣縫掖之士請以
文靖從祀聖廟者久矣前所持慎有意在耳近所

欣聽亦有意在耳大抵數件大義中一事云者爾
等疏語可謂略而盡孰謂爾等疎逖能獲予心感
歎感歎朕莫重之禮有難一疏輕許爾等退而益
勉學業

館學儒生李光憲等疏請從享文廟

疏曰伏以臣等日昨以文靖公臣金麟厚從祀文
廟之請博採輿情合辭陳章而誠薄言短實不足
以闡麟厚倡正學之功贊 聖上修師道之化聚
首惶愧攢手顙俟及伏承 聖批下者一札十行
反復溫諄宰制乎義理之精審察乎典禮之重殆

若面命而耳提燭昏以痛迷臣等雙擎九頓激哉
隕越固當退待成 命不宜更事煩瀆而第伏念
尊大賢盛節也躋聖廡大禮也以盛節而舉大禮
以之而靖世道而正士習卽是今日之一大機也
臣等遂不得不不避僭踰之罪更以曠典之不可
不亟舉師教之不可不亟明世道士習之不可不
不變不回者茲又仰塵於 黈纁之下惟 聖明
少垂察焉嗚呼金麟厚之道學文章事功節義我
殿下旣已洞見其大原而發前人之所未發者臣
等固無容妄加蠹測復陳蕘說而惟恐時代寔遠

民志易晦乃敢以得之於方榮者復陳其一二焉
麟厚天分絕高見解獨造不資師承默契道體尋
孔朱相傳之統振羅麗旣墜之文一內外顯微而
其本則誠也貫動靜知行而所主者敬也而至於
道器上下之辨則會其極而析造化之妙理氣四
七之說則拊其衷而洞性命之本以精密積厚之
功臻廣大高明之域而英華粹盎表裏灑落天狀
有沂水庭翠底氣像者麟厚之道學也多積博發
著以爲文範圍于魯論規模于曾傳以尚書灝噩
之體法鄒聖發越之音而究意乎考亭鼓潤乎濂

溪造詣之深發前聖之蘊措辭之妙盡事物之情
精義著見一經一緯而其於詩根於風雅參以騷
選樂而不淫憂而不傷理性靈而涵道德有可以
升歌郊廟咸諧神人者麟厚之文章也天地中間
知有紫陽尊正學於既晦則必信紫陽尋遺緒於
將墜則必主紫陽上接乎孔夫子正脉使斯文大
一統之義復明於吾東雖末學後生亦能知誦法
紫陽標準紫陽千古相承之心法學術不復爲天
下裂者實是麟厚之力雖其利澤不究于當世而
繼往開來之功效不在紫陽下者麟厚之事功也

察盈虛消長之理明樂行憂違之誠知幾其神遊
世無悶山中竟夕之哭隱痛采菴篇上寄意之詞
苦心靡悔貞不見跡微能全節終能爲乙巳之完
人 孝陵之純臣先正臣宋時烈所謂以一心而
函三才造化之妙以一身而任萬世綱常之重者
麟厚之節義也噫今以麟厚之賢追配夫子之廟
者公議有在百世宜徵而職以麟厚生而隱德韜
光沒而世遠言湮士少闡揚之功而人無擔著之
論于以因循式至于今不免爲二百年不遑之典
矣洪惟我 殿下以堯舜文武之聖有堯舜文武

河西先生全集
之位君臨八域師表萬世攬君綱則辨淑慝於袞
鉞之下行師教則視寰宇於函丈之間言而爲天
下法行而爲天下則接統于洙泗集成于伊洛事
有關於吾道斯文則剖析蘊奧提撕愚蒙固一世
而薰德沐化矣及夫三先正並躋之請先舉麟厚
仍特頒恩言牘誨丁寧凡今日君事我 殿下師
事我 殿下者舉若拔蒙而醒夢披雲而覩天孰
不仰 大聖人大中至正之見出尋常萬萬也臣
等雖甚愚駭自承是教信之如四時奉之若著龜
盛禮之舉指日爲期而顛俟有日成 命尚遲昨

又叫闈 俞音未下嗚呼麟厚之賢臣等之所不
能盡知而 殿下已知之單舉之議臣等之所未
及先發而 殿下已發而獨於殿祀之禮則尚此
未舉臣等之徇徨悶鬱固不可勝言而況今靖世
道正士習實不可一日少忽而其所以靖之正之
者實在此殿祀一舉何者噫今之士大夫之名義
風節掃地久矣頽敗無餘喧逐成習以至於邪說
恣行殆莫之遏焉我 殿下單舉文靖之教闡發
精微斟酌典禮可謂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
疑而乃有一種背馳之議橫生於冠儒服儒之列

河西先生全集
至以將順之義歸之迎合之科必欲角勝而沮敗
而後已嗚呼世道之陷溺士習之乖誤至於此極
有識之憂虞庸有其已在今闡廓彈壓之道尤不
宜少或虛徐此臣等所云亟舉大禮為矯世救俗
之一大機也伏願 殿下特命攸司遄舉文靖公
臣金麟厚從祀文廟之典使邪說自熄正論大行
上以明 聖上之盛德下以正斯文之大統不勝
幸甚 批曰重慎之意前批及之爾等退修學業
館學儒生洪津源等疏請從享文廟蒙 允
疏曰伏以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夫人以藐狀之身

能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以其有仁義之性也故
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仁主乎父子義主乎君
臣是為三綱五常之本民彝物則之經而率是性
者謂之道脩是道者謂之教狀其所謂教者必出
於君師而禮樂刑政所以弼其教則譬如四時之
行其有風雷雨露以宣造化之用而其機則實統
于天也是則黃帝堯舜三王之聖皆以此道繼天
立極為君為師以垂教於天下萬世而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三綱以立五常以敘其為教也不貳不
參揆諸道而有大一統之義大哉斯道也洪惟

聖上聰明有臨精一執中深究天人之妙洞覽性命之原闡微六經擴前聖之未發折衷羣言集諸儒而大成直接洙泗之統大開洛閩之源自三代以後師道之在上幸親見於今日凡於崇獎真儒扶衛正學恒惓惓而致意焉其所以稱量於學問德業之際裁制於儀文典禮之間者皆有自狀之權度金秤玉尺毫分不差錙銖莫爽而迺者 聖心有所曠感於先正臣文靖公金麟厚者夫麟厚所覺之道卽 殿下所行之道也 殿下以黃帝堯舜三王之道存諸心而行于家國將與天地合

其德輝映乎兩曜動盪乎萬物以歸極于三才一原之中而麟厚所知而所講者不越乎是道則所以深有契於 聖心而君臣盛際昭融無間於數百載之間者也嗚呼文靖之道學節義文章三者兼該而不偏精造而實踐則先正諸儒之論述備矣尊慕極矣臣等兩疏歷舉而洞陳亦無以加乎奉朝賀臣金鍾秀書中所引先正臣宋時烈所撰碑文之語矣至若清水芙蓉光風霽月出處之正經學之精各就其一端而反隅于全體妙用者耳臣等又何煩於 銜續之前哉總而論之曰道之

在下自孔夫子始焉歷顏曾而在思孟得乎思孟而爲周程學周程而紫陽朱子統其道於有宋之天下則自陸王之學失其正而道遂在乎我東矣在我東而大闡斯文克紹其統者無不崇報而尊祀殿食于文廟之廡則惟彼麟厚之獨見大義直尋正脉濳造厚積以臻乎精密正大之域以一心而函三才造化之妙以一身而任萬世綱常之重於是乎父子君臣各得其貞天秩民彝炳如日星之德之功而蔚爲百世之師者可不躋享于文廡諸賢之列乎以我 殿下之聖學知之久矣感之

深矣夫奚待乎後生末學之一疏再疏陳籲不已而猶斬一兪何歟臣等徬徨踖蹠誠不敢知 聖意之所在嗚呼 聖人既作師道乃明而獨無奈俗論方摯而莫拔也人心已痼而難醫也駸駸狀背馳大道角戰公議甘自歸於小人陰邪之徒風霆鼓潤而物有不勝鳶魚作成而人有不化臣等未聞天下有是理也今 殿下以仁義爲君臣父子之則以禮樂爲風霆鳶魚之用道之齊之鼓之舞之而行是教於一代之上則其事莫先乎開聖廡而議大儒之俎豆以彰正論以抑邪說揭 絲

綸之磊落廓宇宙於清明者是也臣等雖極顛蒙
尚欲尊 聖德於三古明 聖志於千載而薰餘
化於崇德象賢之辰矣嗚呼闡歷代未講之義理
刊一部不爛之春秋而 默許既往之一儒賢於
泮宮賸享之列者亦在此數件大義之中則臣等
所以尊 聖德而明 聖志者寧有大於是者乎
世道人心消長轉移之機寧又有急於是者乎伏
願 殿下亟命攸司特舉先正文靖公金麟厚
從祀文廟之典以衛正道定斯文之大統以扶大
義昭凡民之有倫焉 批曰先正文靖即我東之

周子也兩程張朱先侑聖廟而使周子獨漏於從
祀之列在兩程張朱之心安乎否乎爾等今日之
請即趙文正李文純李文成宋文正之心也允諾
之姑徐至今意在重其禮慎其事而已疏既三上
夏何持難爾等所請先正文靖公金麟厚配食文
宣王廟庭許施令禮官取考典禮卜日舉行

命加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又 命不祧
冬十月改 賜謚文正

道德博聞曰文以正服人曰正

十一月 上遣官 賜祭

是月己酉陞配文廟

一百五十九年 今年 上 壬戌

夏五月重刊文集成

先是隆慶戊辰鉉刊文集 肅宗丙寅重刊及

正宗丙辰陞配文廟後 上於筵中有重刊遺集

之教至是役成

河西金先生年譜草本始成於先生後承而為
一家巾衍之藏矣曩在 正廟丙辰因章甫疏
請 上特命躋享先生于文廟繼有改刊遺集

之 命逮

當于壬戌中外衿紳合謀經始刊
役而亟取譜草將並付剞劂氏以其綱條義例
頗涉繁冗諸公屬不佞更加修潤不佞辭不獲
謹就草本櫟括編輯如右大抵今距先生二百
有餘歲則其言議事蹟固已有邈焉難徵之歎
矣况後承中替文獻不足其塵塵於傳誦記述
之餘者只此而已則豈不深可惜哉狀四七理
氣乃義理之精微而高峯之論實祖先生之說
則先生造道之實可見於此矣出處行藏乃聖
賢之大用而先生於甲乙之間蓋有知幾之神

則其精義之用亦可驗於是矣古語曰一羽可
以觀鳳况此係先生造道精義之大端者乎雖
於是而夫觀其全體可也余於此重有感焉先
生學問道德之懿其初蓋隱而不顯至元齋宋
先生稱述墓道狀後乃克表闡而顯明之逮至
近世章甫發諸賢殿享之論而乃不及先生則
惟我 正廟特提先生事以啓其端終至公議
齊叶而大典克舉顯晦之有時固理之常而苟
非我 正廟聖學度越今古其崇報之稱情曷
能以及此哉君臣曠世之遇嗚呼其盛矣哉後

之尚論者惟以其造道精義之大端而參究乎
顯晦之跡則其於觀先生也殆庶矣乎抑又念
天地二人之詩是程子所謂千古無人敢如此
道者也先生之識趣造詣此詩可見會是而知
先生者抑末矣此又後學之所當知也壬戌月
日後學月城金日柱敬跋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四終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四終

